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



鋼鐵巨人

程樹榛 著

人 巨 鐵 鋼

程 樹 榛 著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六 年 • 上 海

封面設計：葛书元 何和一

鋼鐵巨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 (上海绍兴路74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书号 10945 字数 338,000 开本 850×1156毫米 1/32 印张 15 1/4

1966年2月上海第1版 1966年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册

定价(3) 1.35 元

毛主席常常告訴我們：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內，階級鬥爭不會完結。在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鬥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範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

——摘自《周恩來總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

H1016 / 3

一条宽阔的碧綠的大江，从一座高矗云天的山脚下流了过来，带着不羈的浪花，汹涌澎湃，奔腾直泻，当它流到一个广阔的平原之后，便奇特地轉了个弯儿。多少年来，在这大江拐弯的地方，一直是片空曠的荒原，野草齐肩，怪兽出沒，听不见人的声音，看不到人的踪迹，在风雪冰雹粗野的鞭撻下，凄苦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江水涨了又落，荒原綠了又黃，冰雪融了又冻……终于到了这么一天：东风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吹来了，冰河解冻了，严寒逃遁了，毛主席的队伍把阳光和种子一齐带来，在这江岸旁，播下了永恒的春天。

总路綫的紅旗，把大跃进的热浪推到这荒原上。勘探队员接受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来到这里。钻探机从深深的地层中掏出了一撮撮赭色的土块，它們被送到北京，送到科学研究机关，经过科学家精細的鉴定，这里不但可以接受拖拉机的耕耘，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巨型机械的压力。中央发出了命令，要在这里建立装备钢铁工业的大型机器厂——北方机器厂，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坚实的根基。于是，勘探队员們在野草丛生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在野狼和豹子出沒的地方，打下了木桩，刻下了水准点，并插上了第一面紅旗。紅旗从全国各地招来了成千上万的建設者，他們中間有长征的老战士，“二七”的老工人，淮海

战场的爆破手，长江大桥的打桩工，还有从北京、上海来的工人和学生……

在那火腾腾的大跃进年代里，满载的马车、汽车、火车，从祖国四面八方开来了，带着鞍钢的钢梁铁架，上海的发电机，兴安岭的木材，大别山的石块……工地上各种建设器材堆积如山头。

打桩机排成队，昂着头，傲然地指向碧蓝的天空，巨锤急如雨点，将长长的钢桩楔到地心深处。

在呵气成霜，唾水成冰的日子，土建工人们爬上高耸入云的脚手架，把巨大的屋面板吊装上来，加速厂房的建造。

惊人的奇迹，又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短短几年时间，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初步建成了。那高大的红色厂房，如山峦起伏，叠叠丛丛。成排的烟囱，大口地喷吐着浓烟，在天空盛开着黑牡丹。厂房的上空，熔炉染红了天上的朵朵云烟，仿佛是浮动的彩霞。日日夜夜，从厂房内传出的隆隆的机器声，呜呜的马达声，鏗鏘的金属声，鼎沸的人声，象是一阕雄壮而激越的交响乐正在祖国遥远的北方演奏。

工厂内也出现了奇迹，在厂房尚未完全建成、机器尚未安装完毕的时候，工人们在边基建、边安装、边生产的情况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建造了第一流的基础工程，安装了巨型的锻压设备，加工了冷轧辊；同时，还生产了一台中型轧钢机和其他一些辅助设备，成为快速建设大型机械制造厂的一面红旗，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建设。

现在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中旬，一个新的战斗任务，又在这座工厂内酝酿着。

这就是制造大型轧钢机的生产任务。

自从大跃进以来,我国钢铁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兴建了不少新的钢铁工业基地,“新兴钢铁公司”便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这个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是完全由我国自己设计、用自己的设备装备起来的。目前,各方面的设备都已基本上安装起来了,但其中有一台关键性设备——大型轧钢机,还没有着落。

这台大型轧钢机,最初是准备向国外订货的,后来,国家考虑到向国外订货,时间很难保证,会影响“新钢”兴建的速度和国家对钢材的迫切需要;同时又认为,北方机器厂生产过一台中型轧钢机,有一定的经验,再加上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的鼓舞,广大职工的革命精神有了进一步的发扬,因此,把大型轧钢机的制造任务交给“北方厂”还是可能的。但也考虑到,这个厂尚未完全建成,设备还不齐全,没有制造大型机器的工艺资料,因此,在任务正式下达以前,先提出来让该厂职工进行酝酿,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北方机器厂的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振奋,在车间,在处室,在宿舍,在食堂……人们处处在谈论这件事情,它成为全厂职工谈话的主题。不少工人纷纷向党委上书下保证,要求厂里把这个任务快点接受下来。他们说: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使这个钢铁巨人尽快站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为了落实和肯定这项任务,工厂的总工程师,立即召开一个生产技术准备会来进行研究。

会场是在技术大楼的会议室里。它在这座大楼的最高一层,是为了加速工厂的生产准备工作而提前落成的。宽大而明亮的窗子,一边对着辽阔的原野,朝远处看去,只见那绿色的禾苗,正在阳光照耀下欢快地生长;近处,却是那密密丛丛的脚手架,建筑工人们正站在上面挥动着瓦刀,传递着砖块,紧张地建造着

职工宿舍，显示出新兴的工业区所特有的场景。窗子的另一面对着北方机器厂全部厂区，除了看到高高低低的厂房外，还可以看到正吐着黑呼呼浓烟的烟囱，烟囱下面，有无数细小的烟雾——灰色的，粉红的，还有带毒气的黄烟；黑色的冷却塔里冒出大片大片云朵般的蒸汽，粗大的煤气管道，在高空上四通八达，径直地穿过厂房的钢梁上，最后汇集到煤气站那日夜紧张战斗的煤气发生机旁。透过那高大的钢窗，还可以看到大型金工车间游龙怪兽般的巨型机床；现在，那台龙门刨上的刨刀，正用力地啃着一个大部件的黑皮，咋哧、咋哧的声音，隐隐地可以听到……战斗的炽热的气氛，随着炽热的风不断地吹到会议室中来。

室内，一排排宽大舒适的坐椅面前，放着长长的条桌，墙壁上排着各种生产图表和一些产品装配图。现在，一张比例为1:10的大型轧钢机装配图，比任何图形都要威严地悬在那儿，吸引着一个个前来开会的人的注意。

今天到会的人很多。他们多半是工厂的中层业务领导干部，有各个处室的总师和车间的技术主任。大概由于今天的会议很重要，人们都提前来到了会场。下午一点半钟，准时宣布开会。

会议由厂的总工程师主持。他坐在会场最前端的一个会议台前，居高临下，可以看清每个人的面孔。

总工程师的情绪略略有点儿紧张，声音甚至有点儿发颤。不过，说过一段话后，就恢复正常了。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今天开会的内容，接着，便谈到了这项新的生产任务，他交代了任务的情况和主管部局的意见，还有厂领导的初步看法，然后，便要求各单位领导发表意见。总工程师是全国有数的机械制造专家，业务上是很受人尊敬的，但讲起话来却显得很吃力。他说：“……

上級要求我們充分发动群众,挖掘潜力,本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来研究和落实这项任务,希望大家发言时也貫穿着这个精神。”說了许多“实”的情况,但一到务虚,就这么几句话便完了。

首先发言的是炼鋼車間的技术主任,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工人工程师,他們这个車間在基建、安装生产方面,一直走在前边,因此,談起話来也理直气壯。他說:“我們全体职工一致要求我們厂,把这个光荣的担子挑起来。至于我們車間,保証鋼水供应,要多少,給多少,需要开几炉,就开几炉,必要时,我們一齐开!”話說得当当响,一点不含糊、不拖泥帶水,干脆,利落,听起来滿痛快。

模型車間主任是个轉业軍人,由于他从小是模型工出身,因此对模型很內行,他兼管車間的业务工作,說話时还保持当年軍人的气概:“这个战斗任务,我們厂一定要接下来!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我們模型車間,保証全力以赴,爭分夺秒,拿出各种模型来。”那股劲头,就象在战场上向上級要求战斗任务一样坚决。

金工車間的技术主任,是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向来敢想敢干,不怕困难,最近才提拔当工程师的,他說話时还有着年輕人的那种朝气蓬勃的劲头:“我們沒有別的話好說,只要毛坯下来,我們立即就上床子,要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

紧接着,工具車間、輔具車間、动力站、供应部门,都表示了态度,一致要求接受任务。

會議热烈地进行着。会场上烟雾弥漫,烟灰缸里被一只只烟尾巴占滿了。

大多数的人都表示过态度了,爭先恐后的局面平靜了下来,后来,不知怎么的会场竟沉寂起来,許多人的目光齐向一个角落

里投过去。“是怎么回事？”有人莫名其妙地小声問道。

“怎么样，还没发言的同志談談吧！”总工程师提醒說。但是还没有人作声，只见坐在主席台前的一位总冶金师向总工程师咬咬耳朵，总工程师点了点头，然后笑着說：“老李，你們車間怎么样？”

一下子大家明白了：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没表示态度，有些人正在看着他呢！

他就是鑄鋼車間的技术副主任李守才。

大型軋鋼机最关键、最大的部件，就是主机架，必須在鑄鋼車間鑄造。主机架在軋鋼机上，就如同一个人的身子，如同一棵树的主干，造不出主机架，軋鋼机也就不存在了。鑄鋼車間不講話，別人說了再多又有什么用？大家的眼睛不望他望誰？

李守才在众目注視下，慢慢悠悠地站起来了。他約有五十多岁年紀，宽宽的前額，已光秃秃的“敗頂”了，显出脑力劳动者所常见的征象。稀疏的几根头发，也染上了白霜。他的动作迟缓。多脂肪的手指間，經常夹着一支雪茄。看来总在沉思的双眼上，架着一副老花眼鏡，为了便于看见书报，常把眼鏡架在鼻梁上，现在，在他想发言的时候，又不由地取了下来；可是，嘴里还叼着雪茄，說話时也得把它拿下来，因此，两只手有点不够用似的，于是，又只好把眼鏡戴上。这些动作他做得却很自然，并不显得笨拙，这种“学者风度”，往往还会使一些人莫名其妙地肃然起敬。

但在今天，这些动作在与会者的眼里，却显得非常拖拉，甚至是在浪費時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还得耐心地听他的。

“我談談，”李守才到底又把眼鏡取下来了。坐在附近的人看得清楚，在他的前边放着一张不大的紙片，大概是写的发言要点。他没有去看那紙片，却朝着大家說：“談談个人的一点看法。”

声音略略放大了些，“刚才几位发言，很令人振奋，充满自力更生的精神，值得我们单位好好学习！特别是炼钢车间，”他对那位工人工程师投过一个钦敬的微笑，“我们休戚相关，至为密切，能够作出这样的保证，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模型车间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更是两位一体，”说时，还向那位转业军人出身的主任点头致意。“至于我们车间，和全厂各单位一样，热切地想为制造这个钢铁巨人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但是——，”他忽然来了个急转弯，这两个字立即把所有人的注意吸引过来了，因为刚刚那段“序言”，使大家有这样一个感觉：和前边几位发言人一样，铸钢车间也是挺身而出，只不过是专家讲话，总有个专家风度，自是与众不同。可是这“但是”二字，却是“惊人之笔”，一时会场屏声敛息，凝神聚思静听下文。

“但是，主机架铸造这一关，我们闯不过去！”

“啊！”许多人惊讶地叫了一声，坐在主席台上的总工程师，也震动了一下。会场上出现了少有的嗡嗡声。

“为什么闯不过去？”李守才自己问道，这一问倒使人们又肃静下来。他自己接着回答道：“我们对任务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他把这几个字说得特别重，每个字都加了重音。“本着对国家这一重大任务负责的精神，我们也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摆出来，向在座的各位请教。”说到这里，他把面前的小纸片拿了起来，戴上老花眼镜，看着纸片一字一音地说下去：“第一，我们没有大的造型设备及铸造附具。大家知道，制造这样大的铸件，没有这些设备是不行的，你总不能用几个小砂箱造出大砂型来；第二，我们没有大的起重设备，大家知道，浇注这样大的铸件，没有几百吨的天车是不行的，你总不能用手把钢水包拎着浇进砂型里去；第三，我们没有大的干燥和热处理设备，大家知道，干燥

大砂型，鑄件退火，沒有相應的設備是無法保證鑄件的質量的。而最重要的是，我們缺少鑄造這樣大鑄件的資料和經驗。大家知道，對鑄造來說，沒有這些資料和經驗，是寸步難行的。概括起來說，我們的情況可歸納為四個字：‘三無一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雖然和大家一樣，滿腔熱情想接受這個光榮任務，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最後，他又補充說：“我們在座的都是搞科學技術的，不是詩人，不能光凭熱情辦事。沖天干劲還要跟科學精神相結合，我們不能做我們無法做到的事！為了爭取時間，不影響‘新鋼’的建設和國家對鋼材的需要，我們建議最好趕快向國外訂貨，即使不能全部訂貨，至少主機架由國外協作解決。”

李守才慢騰騰地坐了下來，又把雪茄銜到口里。

一個悶雷把大家打懵了！

這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在說話呀！而是鼎鼎大名的鑄造專家李守才的意見，去年那個中型軋鋼機的主機架，就是在他的主持下製造的。他說不行，就是鑄鋼車間說不行，因為車間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王永剛，去上海東方機器廠參觀學習去了，即使他在場，用有些人的話來說，是“白帽子”，也沒有多少發言權呀！他一共才上任三個月，鑄鋼的門檻還沒跨進來呢！何況據李守才平時散布說：“我們這位新來的黨支部書記，不懂技術，我們分頭把關，他抓政治思想，我抓業務，互不干涉‘內政’！”聽！即使那位車間主任在，看樣子也只能聽李守才的。

一下子，會議的情況急轉直下，剛剛沒表示態度的人開始發言了。

老態龍鍾的總冶金師，鄭重其事地站起來，他慢聲細語地說：“老李的意見我認為有道理，很有道理！這些困難確實是客

观存在的，确确实实！他的建議應該予以重視，不能等閑視之。”

接着又有一个車間技術主任發言：“對待这么大的機器，確實得慎重從事，否則，影響太大了！”怎樣慎重從事？有何影響？他沒有談出來，不過，從剛才他的遲遲不發言，現在又急急忙忙發表意見，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態度是什麼，儘管他說的是模稜兩可的話。

隨後又有一兩個人發言，也說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話，不過，仔細聽起來，還是明明白白的：他們贊同李守才的意見。

會上出現兩種不同的意見，由於多半是從本單位情況出發的，誰也沒說出反對對方的話，不過，誰也反對不了誰，只有自己對自己家裡的事摸得最清楚。但，李守才的發言實質上是否定了前邊一些人的意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鑄不出主機架，說什麼也沒有用。

會場的秩序有點亂了，一時交頭接耳，嗡嗡之聲不絕，都在議論李守才的發言。

本來信心不足、也不善于掌握會場的總工程師，有些為難了，他求助般地望着前排幾個處長、主任，但誰也不發言了。那個靠近主席台的人，又在他的耳邊說了几句什麼，於是，總工程師站了起來，他干咳了几聲，然後說：“今天開會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主管業務的同志，擺擺情況，談談看法，咱們這個會不作具體決定，現在只是酝酿，酝酿階段就是听取意見的階段，最後的結論還有待於廠黨委研究作出，”說這話時，他把眼睛向各處搜尋了一下，就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他搜尋到了，原來黨委副書記不知什麼時候靜悄悄地坐在那里了，正在向一個小本本上記些什麼。總工程師的話停在這個地方了，顯然是有所期待，只見黨委副書記朝着他點了點頭，他才繼續講了下去，“今天各位已

把情况摆了，基本问题也清楚了，我们将把这些问题向党委汇报……”

总工程师说出这些话，显然有些吃力，鼻尖上出现了汗星星，他掏出手帕来用力地擦了擦，然后又把视线投向党委副书记坐的那个角落，意思是要副书记谈谈。副书记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随即含笑地站起来说：

“我是来听会的，没有什么好说，总工程师已经把意思说清楚了，我认为也是这样，大家把问题摆出来了，各种看法都有，各抒己见，这很好嘛！厂党委进行研究时，将很好地考虑大家的意见。”最后，党委副书记还语重心长地补充了几句：“今天大家主要是谈实的，今后还应该多务虚，特别是把人的因素好好考虑一下，这样会帮助我们全面地来分析问题的。党委认为，在未作最后决定之前，各车间、处室，还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研究，积极主动地进行生产技术准备工作。”

副书记说完话后，会议就散了。人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单位去。

李守才和那位总冶金师一块儿走出会议室。这两位工程师不但业务相近，性情也相近，因此，他们彼此也很谈得来。刚出会议室的门，总冶金师就说：

“老李，你的发言很好，考虑的很全面，想不到你还有这个综合概括的本事。”

“哪里，”李守才谦虚地说，把雪茄尾巴从左手移向右手，用力甩在地下，不过，当他看见雪茄尾巴还向外冒烟的时候，忽然想起来，工厂区内是不准随便扔未灭的烟蒂的，于是又回头走了几步，用皮鞋狠狠地踏了几下，然后又赶上总冶金师继续说：“哪里，我有什么概括能力，不过把实际情况摆一摆，让领导上和有

关人員把問題看得全面一些。”

“对！对！”总冶金师連声說道，“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沒有一點保留。”說完，他和李守才分手了，好象他和鑄鋼車間副主任走这么一段路，是专门为了說出这两句話似的。

李守才感到很愜意。总冶金师无保留地支持他的意見，那說明自己的論据已站穩了脚跟，由此也可以断定，它将会在多数技术負責人的心目中站穩脚跟。

于是，他加快了脚步。

从技术大楼到鑄鋼車間足有三里路的距离，五十多岁的李守才走起来多少有点儿吃力。因此，当他登上車間生活間的三层楼上时，他几乎是扶着楼梯的栏杆一步一步登上去的。迎接他的，是車間办公室一片嘈杂的吵嚷声。

原来，办公室里已坐滿了人。各个工段的工人、技术組的技术員、計調組的职能人員、文书、資料員，……車間的人几乎全来了。不知是誰传出了今天厂部开生产技术准备會議，討論接受大型軋鋼机任务的事，他們是专门等候技术副主任回来報告會議情况的。当李守才走进来的时候，一个名叫刘向华的青年鑄工，正高声地談論着：

“我敢肯定，这个光荣任务一定会接下来！你們想想，干这样的大件，多帶劲儿，哪个单位不爭着干？咱們厂还能把它推出去？……”

“那还用你說？厂里推出去，我还不答应哩！”又一个小伙子接着說。

.....

李守才一走进门，人們立即靜了下来，說了一半話的人也閉上了嘴。大家一齐把技术副主任围住了，以他为圓心，以大小不

同的半径，围上好几层。个头小的人，不得不站在凳子上。

李守才不得不用手推开一下离他最近的人，从身上掏出手绢，擦一擦脸上的汗星星。

“怎么样？李主任！”有人着急地问。

“会议开得很好。”李守才满意地说。

“怎么好法？你快谈谈！”那个叫刘向华的青年工人要求道，他站到凳子上去了。

“各方面的情况都摆了，各种问题都分析到了，意见谈的很透！”他又去掏他的大雪茄和打火机了，打了几下也没点着火，一个名叫梁君的技术员，忙向另一个技术员要来火柴，忽地划着了，给李守才点上。

“你谈什么没有？”又是那个青工的声音。

“我把咱们的情況也彻底摆了摆，”李守才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以后说，“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铸造主机架这一关，我们闖不过去！”语气显得有些轻飘飘的。

“闖不过去？”大家一听，楞住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天来，他们和全厂其他各单位职工一样，議論着，等待着，盼望着这个光荣任务的到来。刘向华和别的一些青工，几乎連做梦也都在干着大机架的活。可是，技术副主任却说“闖不过去”，看样子是不准备接受这个任务了？这对人们真是意外的一击。大家你看着我，我望着你。刘向华的嘴唇不觉撅了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李主任，具体谈谈好吗？”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最外一层挤到前面来，高声地问道。

这人是大型铸造工段长戴继宏。他约有二十七、八岁年纪，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身被灰沙沾染的白色帆布工作服。他长的浓眉大眼，膀大腰宽，闊大的前额，豁亮高聳，忠厚中显出刚

毅、坚定、智慧和倔强，宽阔的肩膀，肌肉发达的胳膊和一对钢钳般的双手，似能挑起千斤重担。当他朝前挤的时候，密密严严的人丛，自动地闪开一个道来。他洪钟般的话声，使李守才为之一震，片刻竟答不出话来。

“问题已经很清楚！”隔了一会，李守才振振有词地说，“咱们干不了这样的大铸件，即使外国几个先进国家，在技术上也沒完全过关，咱们哪能干得了？”

“那怎么办？”戴继宏炯炯的目光直射着李守才，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李守才不得不把脸转过一边去。

“我提了个合理化建议，”李守才好象沒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反而安闲地向他的大皮躺椅上一坐，“为了不影响‘新钢’早点投产，我建议尽快向国外订货。”说完，他笑着向戴继宏说：“老戴呀，你不必过于紧张了，你们工段，现在就做些一般性的生产准备工作吧！实在没事干，就让大家学习点业务知识也行，养精蓄锐好了！”他把戴继宏的心思，完全误解了。

一瓢冷水浇进了戴继宏滚烫的心胸，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实际上，李守才的话正往自己的神经里钻，想向外推是推不掉的。不过，他哪能甘心呢，他又前进了一步，“厂里怎么说？”

“会接受我的建议的！”李守才胸有成竹地说，“大家知道，咱们车间是关键，可咱们‘三元一缺’，”他又把会场上自己的高论摆了出来，“事实胜于雄辩，他们那些车间气儿再壮，也没有办法克服咱们的困难。因此，实质上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李守才对今天他在会上的发言，深为得意。“会接受的！从实际出发，只有这么办。”

就象在生产技术准备会议上一样，室内所有的人听了李守